



語孟字義 下

698  
2





門仁  
號 698  
卷 2

語孟字義卷之下

忠信 九五條

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皆就接人上言夫  
 做人之事如做己之事謀人之事如謀己之事無  
 一毫不盡方是忠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  
 多以爲多寡以爲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又忠信  
 二字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  
 學禮是也又信字有與人期約而踐其實之意論  
 語集註曰信約信也古人有信如四時信賞必罰  
 等語皆此意

明治三六年  
九月十四日  
講求

禮記君子曰甘受和  
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苟無忠信禮  
不虛行

賈誼治案策曰先  
王執此之政堅如金  
石行止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

漢書宣帝紀班固贊  
曰孝宣之治信賞必

語孟字義卷之下



四討綜核名實政治  
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

忠信學之根本成始成終皆在於此何者學問以誠  
爲本不誠無物苟無忠信則禮文雖中儀刑雖可  
觀皆偽貌飾情適足以滋奸添邪論語曰主忠信  
主與賓對言學問必不可不以忠信爲主又曰子  
以四教文行忠信程子曰四者以忠信爲本是知  
主忠信乃孔子之家法而萬世學者皆當守之而  
不可換其訓而後世或以持敬爲宗旨或以致良  
知爲宗旨而未有以忠信爲主亦異夫孔門之學  
矣故雖學問可觀然其德卒不及于古人者實以  
此也

宋儒之意以爲主忠信甚易事無難行者故別撰一  
般宗旨爲之標榜以指導人殊不知道本無難知  
者只是盡誠爲難苟知誠之難盡則必不能不以  
忠信爲主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故學雖至於聖  
人亦不外忠信視其貌則儼然儒者矣而察其內  
則好勝務外之心不知不覺常伏于胸中是徒知  
持敬而不以忠信爲要故也學者不容不深辨  
忠自是忠信自是信故有專言忠者有專言信者而  
夫子之四教以文行忠信並言則忠與信本是兩  
事益明矣而先儒以謂忠與信若形影然又曰忠



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本末終始蓋未深致焉耳

學有本體有修為本體者仁義禮智是也修為者忠信敬恕之類是也蓋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故謂之本體聖人教學者由此而行之非待修為而後有也忠信敬恕力行之要就人用功夫上立名非本然之德故謂之修為

忠恕 九五條

竭盡己之心為忠 忖度人之心為恕 按集註引程子盡己之謂忠 當矣 但恕字之訓 覺未當 註疏作忖

己忖人之義不如以忖字訓之之為得言待人必忖度其心思苦樂如何也忖己二字未穩故改之曰忖度人之心也夫人知己之所好惡甚明而於人之好惡茫然不知察焉故人與我每隔阻胡越或甚過惡之或應之無節見親戚知舊之艱苦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茫乎不知憐焉其不至於不仁不義之甚者幾希苟待人忖度其所好惡如何其所處所為如何以其心為己心以其身為己身委曲體察思之量之則知人之過每出於其所不得己或生於其所不能堪而有不可深疾惡之者



向子貢欲無加諸人  
夫子教之勿施於人  
何以異朱子曰異於  
在進字與勿字上伊  
川說仁也恕也看過  
精○又曰所以多仁恕  
者只是生熟難易  
之間爾熟底是仁  
生底是恕自然底  
仁勉強底是恕云云

油然霽然每事必務寬宥不至以刻薄待之趨人  
之急拯人之艱自不能已其德之大有不可限量  
者也孔子曰可以終身行之矣不亦宜乎

程子曰推己之謂恕愚以謂推己非恕乃用恕之要  
蓋恕以後之事也程子所謂推己者即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之意蓋因夫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  
字有推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  
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而又曰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既重復故知恕字之義

本非推己之意夫子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  
加諸人若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夫夫子子貢直可  
以恕字命之而不可敷衍其詞若此甚繁也觀夫  
子答子貢曰其恕乎而於其下曰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則知推己即行恕之要而本非恕字之義也  
且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而其下續之曰施諸己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見推己之道非徒可施之  
於恕亦可施之於忠不可獨以推己訓恕字益明  
矣



宋儒以仁爲聖人分上之事以恕爲學者分上之事  
晦庵以爲仁恕只是一物有生熟難易之不同耳  
殊不知仁自是仁恕自是恕惟仁者而能用恕惟  
恕而後能至於仁非有生熟難易之別故曰可以  
終身行之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  
豈其心自聖而謂我自是聖無所事用恕邪不可  
專以恕專爲學者之事明矣

聖人之道莫大於仁莫要於義而曾子特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而夫子亦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  
者其恕乎者何哉曰聖人之道專以待人接物爲

務而不居然以守心持敬爲事仁義固道之本體  
雖忠恕之功亦不能不以仁義爲本然至於待人  
接物必以忠恕爲要蓋存養在仁義待人在忠恕  
苟忠立恕行則心弘道行可以至於仁故曰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夫子曰  
可以終身行之蓋爲此也後世學者知獨善其身  
而其功不遑及於人故視忠恕泛然若非緊要焉  
者此後世之所以不及於古人也  
後世學問所以大差聖人之意者專由以持敬致知  
爲要而不知以忠恕爲務也蓋道本無分人已故



木饅頭倦遊雜錄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並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瘡瘡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為茶床高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頭或謂嶺南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中一撲造五十隻又誤者之過也見皇朝類苑

學亦無分入己苟非忠以盡己恕以付人則不能合人己而一之也故欲行道成德則莫切於忠恕又莫大於忠恕苟以忠恕為心則萬般功夫總有與物共之之意而不至獨善其身而止故持敬致知皆為我成德之地否則所謂喫木饅頭者而與異端專務清淨疎外人事者相去不甚遠矣若使晦翁聞之必謂功夫顛倒不作次第殊不知聖門之學通於天下達於人倫非若異端之徒蔑視人事彼自彼此自此支離隔斷不相濟用也故曰終身可以行之也若曰致知功夫既熟而後從事於

忠恕則是終身無用恕之日可弗思乎哉

誠 九四條

誠實也無一毫虛假無一毫偽飾正是誠朱子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其說當矣然九文字必有反對得其對則意義自明矣誠字與偽字對不若以真實無偽解之之最為省力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萬古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然春當溫而夏當熱而秋當涼而冬當寒而

五言五字說



五星又曰五緯歲星為木熒惑為火太白為金辰星為水填星為土

漢天文志云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日氏石氏經以熒惑大白為有逆行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又曰二星共月為之失度○又曰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恣太白出西方進在前日氣盛乃逆行

胤梅菴子之言出潮州韓文公廟碑云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坊刻注云人以智力勝則無所不用其至似難以勝人也惟天理所在則不容以偽心欺之也此言天不容人偽與本書所語意相差不予謂刻本注誤也蓋言人言賢妬能奸詐巧偽無所不至唯天道正直善惡不容一毫偽也其後又曰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其意可見矣中庸或問論天曰其必以其實而无一毫之偽也亦

又暖夏霜冬雷冬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為不少焉豈謂之天不誠可乎蘓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此言得之矣

所謂誠之與主忠信意甚相近然功夫自不同主忠信只是盡己之心朴實行去誠之者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固執之之謂

誠者道之全體故聖人之學必以誠為宗而其千言萬語皆莫非所以使人盡夫誠也所謂仁義禮智所謂孝弟忠信皆以誠為之本而不誠則仁非仁義非義禮非禮智非智孝弟忠信亦不得為孝弟

忠信故曰不誠無物是故誠之一字實聖學之頭腦學者之標的至矣大哉

聖人之道誠而已矣猶佛氏曰空老氏曰虛言聖人之道莫非實理也而實與虛猶水火南北一彼此懸隔離絕不相入矣然今之學者以虛靈虛靜虛中等理為學之本源而不知其本自老子來或以虛命其名或以虛扁其齋何哉根本既差枝葉從繆不可縷舉學者不可不句句著意辨究推察以歸之于一是之地也

敬 九二條



可例証 乙巳五月書  
名山藏蔡清傳其學  
初主於靜後主於虛  
以天下之理以虛而  
入亦以虛為應因  
以虛名齋

敬者尊崇奉持之謂按古經書或說敬天或說敬鬼神或說敬君或說敬親或說敬兄或說敬人或說敬事皆尊崇奉持之意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惟夫子曰修己以敬仲弓所謂居敬而行簡二語似乎今之所謂持敬主敬之功然觀夫子曰修己以敬而下又曰君子修己以安人仲弓曰居敬而行簡而下又續之曰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則此二語亦以敬民事而言非徒守敬字之謂大學或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朱子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愚謂

不然聖門之學以仁義為宗而忠信為主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嘗以敬為聖學之成始終而萬事之根本設若果如宋儒之所說則唯聖人言敬諸章乃為學問緊要之功而其他聖人千言萬語舉皆為無用之長物豈可乎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敬固為學者之切務然忠信篤敬四者廢一則不可徒謂守一敬字乃可則大非聖人之意譬則醫之處方有君藥有臣藥有佐使藥衆藥兼用而後成方若謂一敬字能該盡



圭角 禮記儒行毀  
方而尾合鄭玄註  
云去已之大圭角

下與衆人小合也  
正義云一謂圭  
之鋒銳有楞角言  
儒者身恒方正若  
物有一一不欹異衆  
過見去其大一一  
言猶有一一也

白虎通辟雍篇云  
古者所以年十五  
而入大學何以爲  
八歲毀齒始有識  
知入學二書計七  
八十五陰陽備故  
十五成童志明入  
大學二經術學之  
爲言見也昭所不

聖學之始終則猶言用一味橘皮乃可不必用補  
中益氣全湯其雖用參芪之類猶不得奏全方之  
效况一橘皮乎語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  
不好學其蔽也蕩可見雖仁智之達德徒專好之  
而不學以照之則猶不免於有蔽况於一敬乎其  
與孔門之學同乎不同不辨而明矣

和直 一條

和直二字意義明白無難解者然論語一部言及於  
此二字者不知其幾殆與敬字相稱然人知主敬  
而不知此二字最爲聖門緊要之語蓋和不暴厲

而後世學者徒

之爲

直不邪曲和者自寬直者自正和者無圭角之露  
直者無智計之巧入德之體立心之要學者必不  
可不注心受用後世儒者以此二字容易看過不  
深留意故今表而出之蓋聖人示人切要之語也

學 九四條

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按古學字即今  
效字故朱子集註曰學之爲言效也白虎通曰學  
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學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  
義始全矣所謂效者猶學書者初只得臨摹法帖  
效其筆意點畫所謂覺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覺



知也故學以治慮  
以憂情  
禮樂記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

悟古人用筆之妙非一義之所能盡也集註曰後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又舍覺字之意在學者多  
不察

學問當識聖人立教之本旨如何於是「一差必入于  
異端可怕佛氏專貴性而不知道德之為最尊矣  
聖人專尊道德而存心養性皆以道德為之主夫  
有充滿天地貫徹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此為仁  
義禮智之道又此為仁義禮智之德所謂道德之  
為最尊者已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  
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又曰居天下

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蓋溫和慈  
愛含弘容物之謂仁反之則為殘忍刻薄之人辨  
別取舍截然不紊之謂義反之則為貪冒無耻之  
人尊卑貴賤品節有等之謂禮反之則為僭差暴  
慢之人是非分明善惡無惑之謂智反之則為冥  
然無覺之人推仁之極則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是也推義之極則祿之以天下弗顧是也推禮  
之極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是也推智之極則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也徧於人心準於四海由  
此則為人不由此則禽獸故聖人立此四者以為



亂按率性之言出  
于中庸朱解云循  
性之自然此後世性  
學之見故云孔子  
不以率性為言批  
朱解而言也然本  
文之意謂聖人之

道者曰人性之自  
然而為之教非若  
異端之徒違人性  
以為道也讀者須  
加意云西甲七月

使人道之極而教人由此焉而行之故易曰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明之斯為有道之人得之斯為有德之人蓋人之  
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欲以有限之性而盡無  
窮之德苟不由學問則雖以天下之聰明不能故  
天下莫貴乎學問之功又莫大於學問之益而非  
但可以盡我性又可以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  
欲廢學問而專循我性焉則不翅不能盡人物之  
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必也雖我性亦不能盡矣故

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母所謂足以保四海者指仁義禮智之效驗而言  
夫四端之在於我猶涓々之泉星々之火萌蘖之  
生苟擴充之而成仁義禮智之德則猶涓々之水  
可以放海星々之火可以燎原萌蘖之生可以參  
雲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所謂充所謂養即以學問而言人性雖善然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則性之善不可恃焉而學問之



功最不可廢焉吾故曰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欲以有限之性盡無窮之德非由學問其能之乎然非性之善則雖學問之功亦無所施故性之善可貴焉學問之功大矣是孔子所以不以率性為言專以學問教人而孟子所以屢道性善而以擴克之功為其要也此聖門立教之本旨也學問以道德為本以見聞為用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可見聖人以修道德為學問而非若今人之以道德為道德以學問為學問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見以見聞為用而非若今人之專以靠書冊講義理為學問之類也孟子所謂存養擴克之類皆即是學先儒云學兼知行而言得之矣學問之法予岐而為二曰血脉曰意味血脉者謂聖賢道統之旨若孟子所謂仁義之說是也意味者即聖賢書中意味是也蓋意味本自血脉中來故學者當先理會血脉若不理會血脉則猶舡之無



純宵之無燭茫乎不知其所底止然論先後則血脉為先論難易則意味為難何者血脉猶一條路既得其路程則千萬里之遠亦可從此而至矣若意味則廣大周徧平易從容自非具眼者不得識焉予嘗謂讀語孟二書其法自不同讀孟子者當先知血脉而意味自在其中矣讀論語者當先知其意味而血脉自在其中矣

權 九四條

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夫稱錘之為物所以隨衡之斤兩或前或却定其輕重者

風后握奇經曰八陣  
四為正四為奇曰註  
奇讀如字後人說  
天地風雲為四正  
龍虎鳥蛇為四  
奇

也故權字取稱錘之義學問之不可無權以此也夫時有古今地有都鄙家有貧富人有貴賤事之千條萬緒物之大小多寡紛々藉々不可名狀無權以制之何以能得其當而合于道猶臨敵之將因勢制勝隨地排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出入變化不可拘以一律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權之不可不用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子非之最是經即是道既是反經焉能合道蓋漢儒見孟子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遂以為權者反



朱語類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見身

邵子皇極經世書曰湯放桀武伐紂而不以為教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朱子曰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是權也若日一時之用之則成是世界公羊傳古人有權者

經合道今詳孟子之意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歷萬古而不易故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以經字相對正為此也又謂權者濟經之所不及亦未盡權即是經經即是權權每在經之中不與經相離矣唯當謂權以濟經若謂濟經之所不及則猶有以經字對之意在

曰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

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難其人也非謂不可用權也難其人益見其不可不用也蓋示學問之至要而學者之不可不勉也先儒以謂權須是理明

聖人地位

義精方可用權若然則未至理明義精之極便將置而不用欵何以異夫謂醫非盧扁倉公唯全因古方不容加減奚以貴學問為先儒又謂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此亦不深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能而非天下之公共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故為天下除殘謂之仁為天下去賊謂之義當時藉令湯武不放伐桀紂然其惡未悛焉則必又有若湯武者誅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則



祭仲之權是也註古人謂伊尹也前雖有逐君之負后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作存鄭之權是也

王充作刺孟馮休作剛孟司馬公作疑孟李太白作非孟是以道作諛孟黃次復作評孟見瑯琊代醉篇

李通司馬公林慎思鄭原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書

王充論衡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軻皆曰聖人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孟子曰孔子賢于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于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正字通賢字下列之適与字義說符

天下能之子嬰被殺於咸陽隋煬受戮於江都非項氏宇文所能為也蓋以合於天下之所同欲也唯湯武不徇己之私情而能從天下之所同然故謂之道漢儒不知此理故有反經合道之說宋儒有權非聖人不能行之論其他非議孟子之說者皆不知道為天下公共之物而漫為臆說耳噫

聖賢 一條

聖字古昔或以名其德或以命其人不如後世所稱截然有階級也周禮以聖居六德之一孔門或以仁連稱或以智併論又或為兼仁智之稱未有明

訓之可據竊以謂聖字或知或行各造其極不可測識之稱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中庸又稱聰明聖知此謂智之造其極也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為聖人而以智譬射之巧聖譬射之力而三子之所以不及乎孔子者便在於智之不足焉則聖者又行造其極之稱也而自可欲之善而克之至於大而化之為聖人似亦行造其極之稱賢字亦非若後世所號必有階級也觀孔子以伯夷叔齊為古之賢人而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宰我論孔子則亦為賢於堯舜後世論孟子或以賢聖二字



王荊公君子齋記  
云天子諸侯謂之  
君卿大夫謂之子  
古之為此名也所  
以命天下之有德  
通謂之君子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位  
而並其德可以謂之  
君子蓋稱其位也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  
之德而並其位可以  
謂之君子蓋稱其  
德也

連稱之則知古人所云聖賢之稱不如後人之甚  
泥也

君子小人 九三條

君子小人之稱雖有以位言與以德言之別然本主  
位而言蓋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而郊  
野細民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稱蓋取於此夫為  
人之上者其人宜氣象老成智識遠大足以為天  
下之儀表故有其德者雖無其位又謂之君子尊  
其德也其人猥瑣卑微偽詐褊隘有細民之氣象  
者雖在位又謂之小人鄙其人也此與賢不肖善

人不善人之稱大不同

人之所以為學者在自進君子之道而不為小人之  
歸然不明乎君子小人之辨則於君子之心不知  
其如何而不覺流乎小人之趣矣故夫子每々對  
舉君子小人而深究其所以相反之狀其所以為  
學者之意甚為深切不可不察焉伊川先生曰有  
欲為聖人之心而後可與共學可謂確言固漢唐  
諸儒之所不及然其真實有志超然卓犖度越流  
俗者固可若中人之資以此為志必有躡等凌節  
自立標準之病不如以君子自期待之無弊



聖門所稱君子之道者亦與稱聖人之道自異別矣  
蓋君子之道謂平易從容無過不及而萬世不易  
之常法若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又曰君子之道四  
丘未能一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又曰君  
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等語是也唯費而隱之  
語與論語中庸諸章大不同蓋註家不知聖人之  
旨而錯解之耳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隱  
字當作闇字意解之

王霸九三條

王者有天下之稱霸者諸侯之長當初未有王霸之

自王極經世書曰是  
知三皇之世如春五  
帝之世如夏三王之  
世如秋五霸之世如  
冬如春溫如也如夏  
燠如也如秋凜如也  
如冬冽如也

荀子王霸篇故曰  
粹而王駁而霸也  
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楊倞註云粹全也  
駁雜也又見疆國  
篇賦篇疆國篇注  
云粹認全用偏道

辨文武之後王網解紐號令不行於天下桓文互  
興約與國務會盟而不能以德服天下於是王霸  
之辨興非必以霸為非也觀文王之為西伯可見  
矣後世又有皇帝王霸之論儒者誦之然孔子之  
所不言孟子之所不論蓋戰國縱橫雜家之說闕  
之可矣

王霸之辨儒者之急務不可不明辨焉孟子曰以力  
假仁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此王霸  
之辨也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其言雖近似然而



推度之見非知王道者之言也蓋王者之治民也以子養之霸者之治民也以民治之以子養之故民亦視上如父母以民治之故民亦視上如法吏如重將雖奔走服役從其命之不暇然實非心服有禍則避臨難則逃不與君同患難其設心之異在毫釐之間而民之所以應上者有霄壤之隔非徒粹駁之異而已

王者以德為本而未嘗無法然法者其所以敷德而非其所恃也霸者以法為本而假德以行之然而不能實有其德及乎五霸既沒時世益衰而專任

法術不復知假德於是刑名之學王不待雜霸不待任法術而任法術者不能當霸霸不得當王蓋大能制小小不能敵大也

鬼神 附卜筮九四條

鬼神者九天地山川宗廟五祀之神及一切有神靈能為人禍福者皆謂之鬼神也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其意蓋以謂雖有鬼神之名然天地之間不能外陰陽而有所謂鬼神者故曰云云可謂固儒者之論也然今之學者因其說徒以風雨霜露日月晝夜屈伸往來為鬼神者誤矣



鬼神之說當以論語所載夫子之語爲正而不可以  
其他禮記等議論雜之也按夫子論鬼神之說載  
魯論者纔數章而止至於孟子無一論鬼神者蓋  
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好民之所好信民之所信  
以天下之心爲心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下故民  
崇鬼神則崇之民信卜筮則信之惟取其直道而  
行焉已故其卒也又不能無弊及至于夫子則專  
以教法爲主而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于所從  
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正謂此耳樊遲問知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曰子

不語怪力亂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此皆見聖人深恐人之不務力於人道而  
或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言之也然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則又觀其於所  
當敬則未嘗不盡敬此吾夫子之所以明其道曉  
其義使人不惑於所從而與三代之聖人有不同  
也由是觀之則凡記禮等書稱子曰或稱孔子曰  
諸論鬼神之言皆出於漢儒之假託僞撰而非夫  
子之言彰々明矣

卜筮之說世俗之所多悅而甚害於義理故語孟二



二程全書八云不占而已有吉凶使占  
與常之人更不待  
占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  
聯句古與此法自退  
之斬新開闢見說  
部東齋筆記  
易離之象曰日月  
麗乎天百穀草木  
麗乎土  
左傳昭公十二年南  
蒯以黃板枚筮之遇  
坤之比曰黃裳元吉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  
惠伯曰即款有事  
何如惠伯忠信之  
言則可不然必敗

○朱子曰卦辭明言  
黃裳則元吉與黃裳  
之德則不吉也又曰卦  
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  
勝之則雖吉亦凶予  
謂卦爻言吉凶者各  
示值之者之吉凶悔  
吝耳蒯之得報也若  
值凶兆則卜筮可信  
也得黃裳元吉之  
兆遂信而敗此卜筮  
之所以不可信也若  
依占者之德而考之  
則亦不待占矣  
○左傳僖公四年初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  
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  
筮短龜長不如從  
長弗聽立之○又

書未嘗有言卜筮者何者從義則不必用卜筮從  
卜筮則不得不捨義義當去矣而卜筮不利去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就矣而卜筮不利就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進矣而卜筮利進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退矣而卜筮利退則  
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在  
已而已何待卜筮而決之也君子去就進退用捨  
行藏惟義之所在奚問利不利為是孔孟之所以  
未嘗言卜筮也論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  
占而已矣蓋言不恒之羞不待占決而知其凶也

由是觀之則夫子之不用卜筮益明矣故愚嘗謂  
三代之時教法未立學問未闡直至孔子而始斬  
新開闢猶日月之麗于天而萬古不墜故三代以  
前之書當以三代以前之說求之而孔孟之書當  
以孔孟之旨解之各識其理之所在可矣  
夫人所以信卜筮者神明之也卜筮果神明邪其事  
吉則吉兆應其事凶則凶兆應而後可南蒯將叛  
茲之得黃裳元吉之兆蒯吉之叛而敗蒯叛人也  
而以吉兆告神明何益卜筮果神明邪其事吉則  
卜筮并吉其事凶則卜筮共凶而後可晉獻公欲



按洪範亦有龜筮  
筮逆之文則龜筮  
之不同告可知矣且  
洪範曰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則不唯龜  
筮之不同而同筮占  
之中既自不一此皆  
卜筮之所以不可信  
也

善者至逸志見論  
語焉政篇詩三百  
章集註  
固也漢書晁錯傳  
一師古固當如此  
亂按論語唐棣之

華云云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逸詩也古注及集注皆無明解東坡以為思醫之詩字義  
推夏義以為淫奔  
之詩也毛詩多曰  
豈不爾思似是男  
女相悅之詞不併証  
也  
詩鄭氏箋正義曰  
鄭氏名玄字康成  
北海高密人當後  
漢桓靈之時註此  
書也鄭於諸經皆  
皆謂之註此言箋  
者呂忱字林云箋  
者表也識也鄭以毛  
學審備遵暢一厥  
旨所以表明毛意  
記識其事故特稱  
為箋  
周禮春官天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

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同占此事一吉  
一凶無所適從神明豈若此乎故卜筮之說雖多  
載于三代之書然至于語孟二書無一言及于此  
者蓋聖人以義為斷而使人不惑於不可知之途  
此吾夫子之所以度越乎三代聖人而永為萬世  
之宗師也

詩九三條

讀詩之法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亦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固也然而詩之用本不在作者之本  
意而在讀者之所感如何蓋詩之情千彙萬態愈

出愈無窮高者見之則為之高卑者見之則為之  
卑為圓為方隨其所遇或大或小從其所見棠棣  
之詩淫奔之辭也夫子取之以明道之甚邇早麓  
之詩詠歌文王之德也子思引之以明道之無所  
不在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衛莊姜之怨不獲於其  
君也孟子引之以為孔子之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大夫傷於讒而訴於天也齊宣王引之以嘉孟  
子之能察己之心也學者觀此可以悟讀詩之法  
矣夫子特許子貢子集以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蓋  
以非二子之穎悟文學不足以盡詩之情也是讀



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詩序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經原人

倫美教化移風俗故

詩有六義焉一日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正義

曰大師上文未有詩

字不得徑云六義

故言六詩各自為

文其定一也

二程全書詩有六體

須篇二求之或有兼

備者或有偏得一二

者今之解詩者則

必付與國風矣雅

則必付與大小雅矣

頌則必付與頌矣

詩中且沒都這三體

如何看得詩風之為

言便有風動之意

與便有一譬喻之意

比則

直比之而已賦眉執

華且也賦則賦陳其

事如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是也雅則正言

其事頌則稱美之言

也如于嗟乎騶虞

之類是也

周禮春官箒章掌

土鼓幽箒中春中畫

擊土鼓飲豳詩以逆

日者中秋夜迎寒亦

如之凡國祈年于田

祖飲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祖鄭氏註豳

雅亦七月也七月又

有于耜舉趾饁彼南

畝之事是亦歌其類

謂之雅者以見言男

女之正○國祭蜡則飲

詩之五字義

卷之十

十一

詩之法也若鄭箋朱傳徒著作詩之來由而不知本之於古人讀詩之法惜哉

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鄭箋朱傳皆以國

風二雅三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諸家終不能

改其說愚竊謂國風雅頌是詩之體非義如鄭箋

朱傳之說則是詩只有三義而無六義又只當以

風雅頌賦比興為叙而不可言風賦比興雅頌周

禮大序皆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叙則三經三緯之

說最可疑焉予故謂詩六義亦當不在作者之意

而在讀者之所用如何蓋風賦是一類比興是一

類雅頌是一類風賦在尋常之所用比興在臨時

而寓意雅頌取於音聲何以言之觀左氏傳列國

士大夫以詩贈答皆曰賦某詩或曰賦某詩第幾

章如此則三百篇皆可以為賦論語曰可以興則

三百篇亦可以為興周禮有豳雅豳頌之稱而豳

風一詩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三百篇亦可以為

雅為頌故一詩各具六義而六義通於三百篇之

中古人用詩之法豈不大且廣乎而於風賦比興

雅頌之叙其義又自分明矣又按周禮大師以六

義教王之子弟若鄭箋朱傳所謂則輒生小子皆

義教王之子弟若鄭箋朱傳所謂則輒生小子皆

五言五字義

卷之十

十一



幽頌聲擊土鼓以息  
老物註云幽頌亦七  
月也七月又有獲稻  
作酒豔彼公室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之  
幸是亦歌其類也  
謂之頌者以其言歲  
終人功之成

觀左氏傳隱公三年  
衛人所為賦頌人也  
○正義曰此賦謂自作  
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  
亦曰賦鄭玄云此賦者  
或造篇或誦古然則  
賦有二義此共與二  
事鄭人賦清人許穆  
夫人賦載馳皆初造  
篇也其餘言賦者則  
皆誦古詩也

可能通其義奚待大師之教乎

詩有美刺蓋詩之作有有作者者有無作者者大抵  
當時不知誰人所作或作詩以諷人之淫或本無  
此事而託詞以見其情朝野流傳以相詠歌耳非  
專有意義某人刺某人也後之錄詩者或國史或  
採詩官撮其大意為某詩美某人某詩刺某人今  
之小序是也而朱子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以著  
其義然後之諸儒多言小序不可廢焉其說皆有  
明據愚又謂若廢小序而悉據經文則事多有害  
于義者桑中詩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二章曰云

誰之思美孟姜矣二章曰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如  
朱子之所說則是一人而相期約於三人乎三人  
各有所期約乎丘中有麻詩曰丘中有麻彼留子  
嗟又曰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山有扶蘇曰不見子  
都乃見狂且又曰不見子克乃見狡童是一人而  
私二人乎二人各有所私乎若謂二人各有所私  
則此一首詩而出於二人之手也若謂一人而私  
二人則一幽僻地不可同留二人也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雖淫奔者不可自發其奸其不相通也如  
此故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則國風諸篇類皆為



濁奔者之所自作而美刺之肯不明矣故曰事多有害於義者正為此也

書 九三條

六經莫古於書而散亡偽撰亦莫甚於書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書尚多在學者當因其存而察其亡信其當信而疑其當疑則聖人之大經大法畧足觀焉而其散亡偽撰之甚亦不足以為害也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二十九篇出於秦博士伏勝之口授寫以漢世文字故名今文尚書古文五十八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竹簡書皆科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行於是詔大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

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張晏曰名伏生碑云○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

斗文字故號古文尚書遇巫蠱之禍而不行遂廢矣歷四百餘年東晉以來稍行於世至於隋開皇中始全故今今文古文並行然朱子吳臨川梅鷲之徒皆疑古文之非真其言鑿々乎有據凡古人作一篇文字必有起結若堯典其終只曰釐降二女於瀉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此豈足結一篇之終乎且孟子引舜典而稱堯典則古二篇合而為一篇明矣三苗之征泰誓之年數其理不得明暢者皆因過信古文也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唐虞二代之間其議論皆在於脩政知人之間而



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少十六篇安國獻之遭至盡事未列于學官

又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曰是為奸遂至太子宮掘盡得桐木人。江充傳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臨斬之太子繇是遂敗

古文尚書多說心性○胤按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畢命曰雖叔放心罔之惟難此等皆古文尚書之說心性者其出於後人之假託而非三代之真書可知矣

荀子儒效篇曰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尹文子大道上古詔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

未嘗有心性之論古文尚書多說心說性最非唐虞三代之口氣其害于道甚多矣

讀書者須先明夫子祖述堯舜之意而後始讀四代之書不然則必眩於無為自化荒唐繆妄之說而者聖人之書必有不滿之意故不能得其理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所謂大道者蓋言甚廣大而非常道之所及也然而觀夫子特取唐虞二典而三皇三帝之書皆黜之則知其所謂大道者必是磅礴廣大不切於人倫不

近於日用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也惟堯舜之道為能究人道之極而萬世不易中庸之至而夏商周之道亦皆準堯舜之法而一無為無為自化之說者藉冷百世之後有聖人者出然蔑能出於唐虞三代之上而老莊氏所謂無為自化之說皆繆妄不經不可為訓矣學者知此理而後正得夫子定書之意而於四代之書深知其造至極而不後可加焉

歐陽子曰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



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及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

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歐陽子此論最有補于世教雖閩洛諸君子猶有所不及者也凡爲三皇五帝之論者皆出



於戰國識緯雜家之說而非孔子之旨若歐陽子者可謂能得聖人之旨也予故表而出之

易九三條

九學孔子之道者當從孔子之言也欲學孔子之道而不從孔子之言者是叛孔子者也語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愚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可以無大過矣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避盈滿而處退損易之教也昔者聖人深究陰陽消長之變而明著進退存亡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莫非發明此理

日中易豐卦象  
一則昃月盈則食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著易童子問三十八首大畧謂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詞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為系詞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又曰穆姜之筮也

故可以無大過矣之一言實足以蔽之矣大九區區象數卜筮之學皆非夫子之意也而程子從孔子而以義理解之朱子從文王周公而以卜筮為主愚謂易之為書也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書然六經永為孔氏之書則易書固當以程子為是歐陽子趙南塘共深辨十翼非孔子之所作愚謂古之經書莫明於魯論亦莫正於魯論不比詩書義理難曉紛亂甚多故天下之書皆當以魯論為正為之折衷大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今以論



遇艮之隨元亨利  
貞說也在襄公九  
年後十有五年而  
孔子始生又數十年  
而始贊易然則四德  
非乾之德文言不為  
孔子之言矣又曰於  
何謂子曰者講師  
之言也說卦雜卦  
者筮人之占書也  
趙南塘文獻通考  
趙南塘易說三卷  
陳氏曰專辨十翼  
非夫子之作其說  
多自得之見○又  
南塘書說三卷陳  
氏曰趙汝談撰疑  
古文非真者五條  
朱文公疑之而未

若此之決也然於伏  
生所傳諸篇亦多  
所摛擊祇排則似  
過甚○續通考書說  
趙汝談著汝談餘杭  
人淳熙中進士佐汝愚  
定大策官刑部尚  
書○朱子語類百二  
十四易云子靜常言  
顏子悟道後於仲子  
又曰易系決非夫子作  
○亂按古來疑十翼  
者僅有此三人耳正  
文不及陸子今以類  
附借其說不見於  
本集也

語證之非夫子之語彰々矣而從卜筮則害義從  
義則不必用卜筮故語孟二書未嘗言卜筮今繫  
辭說卦專為卜筮作之則歐陽子以為筮人之占  
書而非孔子之所作宜矣又以大傳何謂子曰者  
為講師之言皆非易家之所及歐公有易童子問  
趙著易說三卷歐說學者不可不讀

古者易學自有二家彖象及文言儒家之易也繫辭  
說卦筮家之易也儒家之易專明陰陽消長之變  
而無一涉于卜筮者也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是  
也彖本謂卦下之辭今所云彖曰者以釋卦下之

辭故亦通謂之彖象即晉韓宣子聘魯所觀今彖  
曰是也朱子從疏家一說以為彖象傳者非也二  
書之作皆在夫子之前彖以釋卦辭象以釋爻辭  
而象不及卦下之辭者蓋存于彖也以此觀之則  
彖又在象之前可知矣繫辭本乎儒家之易而以  
卜筮為主歐陽子為筮師之作是也說卦專說卜  
筮皆筮家之易也程傳雖從繫辭實與彖象之旨  
合深知易者自識之矣

春秋 九二條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蓋魯史官因周公之舊法典



晉韓宣子左氏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共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禮而著善惡之跡故謂之魯春秋晉韓宣子之所觀是也周道既衰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故孔子懼而作春秋蓋史官之筆雖襲用周公之舊法然不能無詭於聖人故夫子削其違于義者而筆其合于義者故曰其義丘竊取之矣其取之云者我取之於彼之辭非夫子親為之褒貶也蓋當時世朴事簡無載籍之行于世善惡淑慝皆與時共沒無著于後世故亂臣賊子肆其欲而莫之顧於是夫子就魯春秋筆削之以為百世不刊之典故亂臣賊子懼

亂按禮樂征伐天子所行之事也當而春秋載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當時征伐會盟龍衮桓文之飾業而春秋記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此二事字正相同非富衮鉞於文字而代天子之賞罰也乙巳五月二十

知春秋者莫若孟子而左氏傳獨與孟子之意相合故讀春秋者當以孟子語為正而以左氏說參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夫子以亂臣賊子接踵於當世莫之能禁而作之也是春秋之大義也其紀日月爵位者固書法之所在然謂之春秋之大義則不可蓋聖人之脩經也在於禁亂臣賊子之欲而使人觀其善惡之跡故左氏之著傳亦備載其事之本末



而使人審覈其善惡之實此左氏之所以知聖人之意而與孟子之意相合也後人惟知解義理之爲傳註而不知記事實之爲傳註左氏之意荒矣所謂天子之事者指禮樂征伐言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也而禮樂征伐非庶人之所敢議然以當時上無以明道者故孔子不得已而作之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天子之事爲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者尤非也

總論四經 九二條

六經之學當先得其大義苟得其大義則猶順流而下循途而行無甚難解者不比他書句擷章梳逐一解說可通蓋人情盡乎詩政事盡乎書事變盡乎易世變盡乎春秋不讀詩則不能以立教不讀書則不能以善政不讀易則無以識事變不讀春秋則無以馭世變此其大義也六經之學其遠哉而夫子雅言獨在詩書者何哉夫人情無古今無華夷一也苟從人情則行違人情則廢苟不從人情則猶使人當夏而裘方冬而葛雖一旦從之然後必廢焉故立教施政者必不可不讀詩書也而



史記老子列傳李  
耳通為自化清靜  
自正正義云此都結  
老子之教也言通所  
造為而自化清靜不  
撓而民自歸正也

聖人之為政也本於人倫切於人情而無虛無恬  
澹之行無功利刑名之雜四代之書皆盡君臣之  
道究人倫之極而與夫黃老無為自化之說不啻  
霄壤故詩書二經尤平易近情使人易從易行達  
乎萬世而無弊者也故自詩書入者其意平而無  
詭異邪僻之行若夫好邪說暴行高遠不可及之  
術者必不知自詩書入者也若佛老禪儒之說是  
也是夫子之所以雅言詩書而諄々然為之教誨  
也

讀六經與讀論孟其法自別論語孟子說義理者也

詩書易春秋不說義理而義理自有者也說義理  
者可學而知之也義理自有者須思而得之也可  
學而知之者顯而示之也須思而得之者含蓄不  
露者也四經猶天生之物不煩雕琢自然可觀焉  
語孟猶設權衡尺度以待天下之輕重長短也六  
經猶畫也語孟猶畫法也知畫法而後可通畫理  
不知畫法而能曉畫理者未之有也六經猶直描  
畫天地萬物之態纖悉不遺語孟猶指點天地萬  
物之理而示之人故通語孟二書而後可以讀六  
經否則雖讀六經茫無津涯瑣々訓詁不足以發

五字經 卷之十 三十一



明六經也程子曰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不治而自明矣此言亦讀六經者所當先識也

附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欲為孔孟之學者不可以不讀孔孟之書欲讀孔孟之書者不可以不識孔孟之血脉讀孔孟之書而不識孔孟之血脉者猶船之無舵夜行之無燭瞽者之失杖而莫識其所嚮方也其可乎苟讀孔孟之書而識孔孟之血脉天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辨試以異端之言雜諸聖人之書以聖人之言置諸異端之書其見之如視黑白分之如辨菽麥

隨手而取入耳則知不爽毫釐不差杪忽夫然後謂之能識孔孟之血脉也將何以得能識孔孟之血脉而不惑乎夫孔子之聖賢於堯舜遠甚而自有生民以來未有比其盛者矣而孟子願學孔子而得其宗者也若使孔孟復生於今世其所說所行不可過語孟二書則舍語孟二書而其何以能之誠以論語一書其詞平正其理深穩增一字則有剝減一字則不足天下之言於是乎極矣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實宇宙第一書也孟子之書亦羽翼論語而其詞明白其理純粹非若禮記諸篇



優游饜一〇左傳杜氏序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適之〇疏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飲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饜飲俱訓為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

廣記備言欲令使樂說不倦也

出於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漢儒附會之手故次論語而其言無詭者其惟孟子乎學者苟取此二書沈潛反復優游饜飲口之而不絕手之而不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承其警欬如視其肺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然後得能識孔孟之血脉而不為衆言淆亂之所惑也大學一書本在戴記之中不詳撰人姓名蓋齊魯諸儒熟詩書二經而未知孔孟之血脉者所撰也其齊家傳以下言孝弟慈論絜矩之道者吾有取焉固能得詩書之意者也至乎其列八條目及其

所說學問之法則不能無疑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程子以此為古人為學次第然而愚謂孔孟言為學之條目者固多未聞以此八事相列若此其密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夫子教人之條目在此四者而無他法也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而進學之叙無出於此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



宋人の大學或問曰  
此大學之條目聖賢  
相傳所以教人為學  
之次第至為纖悉  
然漢魏以來諸儒之  
論未聞有及之者  
至唐韓子乃能後  
以為說而見於原道  
之篇則庶幾更有  
聞矣然其極於正  
心誠意而無曰致知  
格物云者則是不探  
其端而驟語其次亦  
未免於擇焉不精語

焉不詳之病矣何乃  
以是而議苟揚哉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

忠恕終身可以行之而夫子之道莫過於是者也  
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亦言為學次第如此何其簡而易從邪大學以  
為人之進道若登九層臺歷一階又歷一階而後  
進至于臺上邪夫道非他即人之道也以人脩人  
之道何遠之有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皆言道之甚近也豈  
有如登九層臺乎宋人嘗譏韓子以其引大學不  
及於格物致知亦不深考耳孟子曰人有恒言皆  
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非但不及於格物致知纔止於家之本在身  
而不及於正心誠意則又譏孟子以不知大學可  
乎故知八條之目非孔孟之意明矣大學曰修身  
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夫存心之道莫要於無所忿懣恐懼好  
樂憂患者邪書曰以禮制心孟子曰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大學  
乃不以此為要而徒欲無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  
何哉夫此四者心之用也凡人有斯形則有斯心



有斯心則不能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苟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則此四者即仁禮之著而天下之達  
道也何惡之有大學乃不此之識而徒欲無忿懣  
恐懼好樂憂患此即不識孔孟之血脉故也又曰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  
謂害道尤大甚矣非惟不識孔孟之血脉蓋不信  
孔子而自欲以己之學號於世者也語曰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曰發憤忘食又曰顏淵死  
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  
慟而誰爲若以大學觀之則可謂孔子亦不免放

心也夫撰大學者本非踈漏而然亦非有意義相  
通其學本不見仁義之良而欲剛制其心蓋告子  
之流耳又曰正心二字又見於孟子然尚有當議  
之者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所謂正人心者謂禁民之非心而  
俾之無邪說暴行之甚與大學之意自異矣若孟  
子之意正心二字當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己  
故平生誨人或曰存心或曰養心而未嘗言正心  
其意可見矣己存心云者欲其不亡也養心云者  
欲其長也而大學以爲人之制心當若造器物其



詩皇矣篇云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又云予懷明德不文声以色書梓材云先王既勒用明德召誥云保受王威明德君奭云嗣前人恭明德君陳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易之大象云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昭八年晉史趙曰舜室之以明德又七年魯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又隱八年衆仲曰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又

堯典云克明俊德仲德之誥云王懋昭大德皆言聖人之德堯輝祭哉被于四方也夫嘗有焉人人所具本性之名者也

形方正端直一定不可變焉此豈識心者乎哉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按明德之名屢見於三代之書然三代之書本記聖人之所行或以此美聖人之德或曰明德或曰峻德或曰昭德其意一也故雖數々見於典謨誓誥之間然非學者之所能當故至於孔孟每曰仁曰義曰禮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明德者矣作大學者不知其意在見詩書多有明德之言而漫述之耳豈非不識孔孟之意乎又曰為人君止於仁夫孔孟之學以仁為宗而九學者莫不從事於此今大學獨屬之於人君而

無為學者道之者是亦與孔孟之旨異矣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夫意一也論語說毋大學說誠一正一反必不可無是非而中庸曰誠身而不可曰誠意則誠字當施之於身而不可施之於意明矣又曰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夫楚南蠻馱舌之俗中國之所不齒而陳良楚之產乃不學於其國而北學周公仲尼之道於中國今大學不引文武周公之訓而遠用楚人之言最不可解焉又曰生財有大道夫財者生民之所資以生者固不可不為之立禁設厲量入為出頽講度支之方然均無

五經卷之五 卷之五 三十一



漢書景十三王傳  
被服儒術師古曰  
被服言常居處其  
中也  
又王莽傳勤身博  
學被服如儒生

史記列傳老子者周  
守藏室之史也素隱  
曰藏室史乃周藏書  
室之史也又張湯傳  
老子為柱下史即藏  
室之柱下目以為官  
名○按從此稱老子  
書為柱下書

貧和無寡安無傾君子詎求生財之道乎况禮義  
信三者猶不謂之大道其於生財有大道何哉非  
孔氏之徒之言可知矣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是亦以利心言之者也孟子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君子之行道也惟義  
是尚而不知利之為利也苟有以義為利之心焉  
則其卒也莫不捨義而取利也蓋戰國之間陷溺  
之久人皆悅利而自王公大人以至於庶人惟利  
之欲聞故雖被服儒者每憂其術之不售必以利  
啗人所謂生財有大道又曰以義為利蓋用此術

也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彰々然明矣大九愚所著  
十證者雖不悉繫乎血脉之合否然其一二命意  
措詞之差本皆因不識血脉然則今亦不得不為  
之辨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孟子既言之今觀  
柱下書遠遊篇邪說之行固已尚矣况乎戰國之  
際去聖既遠經殘言闕世之學士大夫自以為至  
寶而不知實為邪說之所誤也今不全為左社之  
俗者幸孔孟之遺教尚存故也漢儒擇之不精識  
之不徹貪多務得不知其害道之甚至于此大學  
本在禮記則為一篇書而不詳出於誰人之手至



考亭○按明廣興  
記考亭書院在建  
寧府建陽縣唐御  
史黃端搆亭以記  
其先因名朱喜晚  
年築室居此理宗  
詔立書院親扁額  
賜之

祀

於朱考亭氏始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經以爲夫子  
之言傳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出於其意  
之所好尚而非有所考證而言後學不知自辨直  
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傳之可謂害道之尤者也  
愚之至無似何敢望考亭德行之勤也學問之博  
也文章之富也其相懸絕不翅萬分之一其不可  
跂及固不待言之矣然竊自思於識孔孟之血脉  
則不敢自讓焉於是竊不自揣漫述孔孟之血脉  
以附之兒曹實恐孔孟之旨不大明于後世也孟  
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憂道之君子其諒

懼

諸

附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予頃私策問諸友曰世所傳諸子百家異端邪說皆  
聖遠經殘之所致實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然  
孟子嘗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  
而於文武周公之後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  
春秋竊思孟子所謂邪說者必有所指若揚墨之  
徒是也而以又作二字觀之則邪說之害非戰  
國以來有之實孔子以前既有之非啻孔子以前



陸象山與朱元晦書  
揣量模寫之工依倣  
假借之似其餘盡足  
以自信其習熟足以  
自安

周禮春官外史掌  
書外令掌四方之  
志掌三皇五帝之  
書鄭玄註云楚靈  
王所謂三墳五典

左傳昭公十二年左史  
倚相趨過王曰是良  
史也子善視之是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杜預註云皆是古  
書名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  
羲神農  
道也。孔穎達疏云  
三墳直言言大道也  
五典直言言常道也  
不訓墳典之名者  
以墳大典常常訓  
可知故畧之也常道  
所以與大道為異  
者以帝者公平天  
下其道可以常行  
故以典言之而皇優

既有之亦似乎堯舜以前實有之吾不知其如何  
說豈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漢世所尚黃老之術者  
本非戰國之間所偽撰焉而上世實有之欤抑上  
世所謂邪說者非後世諸子百家之類而別有所  
可斥名之者欤云云而及閱諸友所對多揣量模  
寫依傍名理而未有明據事實足以取信於後世  
者故又自代諸友為之擬對焉究論堯舜以前實  
有邪說暴行且併及于孔子之聖於是為最大而  
生民以來未嘗有之實曰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  
帝之書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說者謂即上世帝王遺書也而漢孔安  
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可見  
孔子時三皇五帝之書尚在而三墳言大道五典  
言常道焉則夫子皆當祖述之而特斷自唐虞以  
下三皇三帝之書皆在所黜焉者何哉夫聖人之  
道萬世通行之典也故其道謂之常道其書謂之  
經典言其當萬世通行也豈常道之外別有所謂  
大道者乎哉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可知大道  
云者便非萬世通行之典矣竊以謂彼所謂大道



於帝其道下但可  
常行而已又更大  
於常故言墳耳此  
為對例耳  
孔安書序曰八卦之  
說謂之八索求夏義  
也九洲之志謂之九  
丘丘聚也言九洲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也春秋  
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  
書也○左傳正義云  
賈逵云三墳五典三  
王之書五典五常之  
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  
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  
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為

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  
書曰誰能典朕三禮  
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  
典五帝之常道也八  
索周禮八議之刑索  
空空設之九丘周禮  
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  
之馬融說三墳三氣  
陰陽姓生天地人之  
三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  
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  
此諸家者各以意言  
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  
皆古書名○又家語  
註漢劉熙曰墳方也  
論三才之分而治之  
也又曰曰山墳連山  
易二曰氣墳歸藏易  
三曰形墳乾坤易而  
詳演夏義

者則必是虛無恬澹無為自化之說而非堯舜孔  
子之所取焉想虛無恬澹無為自化之說匪柱下  
漆園叔倡其說蓋自上世已有之世所傳黃帝內  
經者恐非悉七國時書又屈子所述周靈王太子  
晉之語及周廟金人銘孔父鼎銘亦往往與其意  
相符焉則虛無恬澹無為自化之說自上世已有  
之彰々然明矣而漆園鄭圃之書屢々稱黃帝之  
名孟子時楚許行者為神農之言有與民並耕之  
說矣則知自上世別有非堯舜之道而號神農黃  
帝之道相稱述於世者焉其為孔子之所黜宜矣

由是推之則知雖宓犧之學亦不得為全與堯舜  
之道相同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乃實其有是人也凡廣成子卞隨務光之流蓋  
皆古隱君子有奇行者曠代相傳稱焉則未必無  
其人也孟子所謂堯舜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是  
已蓋邪說者暴行之本暴行者邪說之發有則俱  
有非有二也大凡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  
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惟堯  
舜之君在位焉則天下一家道德一而風俗同君  
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兄弟忠信和睦



漆園○史記莊子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周靈王太子晉○事見後  
周廟○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大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在  
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  
多言多言敗多事多事多患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又曰內藏我智不示人技  
孔父鼎銘○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及正考

父佐戴武宣三年命益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傳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饒於是鬻幣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  
胤按太子晉之語曰一氣是莫自符老子微妙玄通說金人及鼎銘亦皆有老子知雄守雌之意故本盡引之以明老子之說後前已有其漸也由是觀之則荀子家語所載敬墨等說亦暗共其意合而託之孔子耳  
鄭圃○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

之風隆詭行異論之徒熄蕩々平々無偏無黨家自齊國自治而天下自平矣虛無恬澹之說自無所興無為自化之教自無所倡是為中庸之至是為王道之極聖人既沒世衰道微異端蠱起邪說並興敢肆私說無所顧諱以常道為卑而不足為以網常為近而不加勤家家異道人人殊說先王之道術於是瓦解瓜裂不復統一矣不識道者為其所眩瞽蔽錮驚以為至言為妙道匍匐而從之以為遠勝於堯舜之道而非周孔之所及悲哉道二邪與正而已矣天下豈有大於常道者乎哉若

謂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其所謂大道者必是邪說也故人倫之外無道仁義之外無學人之所當務力者人倫而已矣人之所當竭力者仁義而已矣夫天運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代明四時錯行人不能為力於其間在君惟當盡君之道在臣惟當盡臣之道在父惟當盡父之道在子惟當盡子之道人人盡己之道而天下平矣學雖聞天人之秘智雖洞象數之原然無益於人倫無裨於世道者聖人不取焉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



年八通識者註列  
子居鄭圃之側  
大史公○事見史記  
伯夷傳  
廣成子

十隨

務光○莊子德充符  
篇若狐不借一伯  
夷叔齊箕子胥餘  
紀他申徒狄是役人  
之役適人之適而不

自適更適者也○陸  
方壺李表一皆云  
一辭因以自沈

籍○漢書江都易  
王傳口語一師古曰  
適恬之意  
歷選○文選司馬相如  
封禪文一列辟以  
迄於秦善曰文選曰  
選數也

徧愛人急親賢也向所謂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  
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  
行者以其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也譬諸珍羞異  
味人多貪饒至於五穀常膳則不知嗜焉然而舍  
五穀常膳則無可以食也大凡世之所崇信奉承  
致恭盡敬而藉々乎時焉者皆珍羞異味之類而  
堯舜孔子之道則五穀常膳也人雖固不知尊之  
然亦不能一日舍此而不由焉大矣哉赫赫皇天  
篤生孔子旁觀古今歷選群聖祖述其當祖述憲  
章其當憲章雖三皇三帝之書猶在所黜焉而獨

斷自唐虞以下祖述憲章之而後天下萬世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明而無所迷惑邪說暴  
行猶鳥菽之於嘉穀自不得與正道相混焉則孔  
子之德之學之大其為如何哉非有若身坐堂上  
能辨堂下人之曲直之智則不能故孟子曰賢於  
堯舜遠矣又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嗚呼與  
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照超於三皇跨於五帝  
獨為天下萬世帝王臣民之師表者其惟孔子一  
人為然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猗與盛哉人以為邪



說暴行皆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不然唐虞以前邪說暴行者方堯舜氏起而退聽畏縮不敢出頭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又及孔子出烟飛霧散不復存跡猶大陽中天鬼魅狐惑自伏匿而屏息故後世所以不復知上世自有邪說暴行者蓋為此故也唯黃老之說遺孽猶在至漢再熾瞿曇之學自外入寇浸爾跳梁至隋唐始盛迨宋大躁鉅儒輩出雖爲之痛排深辨不遺餘力然愈撲愈熾愈廢愈興其所以卒不息者爲徒託之空言而無堯舜孔子之德也夫道德盛則議論卑道德衰則

議論高議論愈高則離乎道德愈益遠矣故議論之高衰世之極也而其最高者至禪而極故離乎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亦莫禪爲甚儒者以爲當以議論勝之過矣苟使吾道德盛焉則彼自退聽將服從之不暇若不是之務焉而徒欲以口舌與彼角衡猶赤手與人鬪相傷俱止可謂陋矣故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謂春秋成而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明故亂臣賊子自知其無所逃罪



故懼焉非謂讀春秋書而亂臣賊子乃懼是亦學  
春秋者所當識也故過邪說之術脩吾道德為上  
策以倫理攻之為中策辨理之有無寂感為下策  
韓歐出中策程朱出下策其得上策者孔孟以後  
未之或聞也惜哉

語孟字義卷之下畢

右語孟字義二卷 古學先生伊藤君之所著也  
先生平日著述逐旋修改未嘗停手故門人傳錄之  
本條欵或異文字不一今茲三月 先生易篋景范  
恐其遺疑誤於後世速就定本手自校謄壽諸文梓  
以貽同好凡四方之本皆當就此取正云

寶永二年乙酉冬至日門人林景范文進頓首拜書









